

永远的红军战士

心香一瓣 □胡遵远



洪学智哈哈大笑起来,说:“那是我个人的意见,几位领导都同意,所以,咱们个人的事就变成组织意见了。”

就这样,张文和洪学智的第一次谈话,就达成了“婚约”。6月1日晚,张文和洪学智举办了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。此后,他们虽辗转南北、多次离散,但相濡以沫、恩爱有加,共同度过了70多个年头。

一个女儿送乡亲

1938年5月,张文从妇女学校毕业,又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护理,住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。

一天上午,她正在窑洞里看书,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喊自己的名字。那声音好亲切、好熟悉,她急忙推开窗子。他不是别人,正是她日夜想念的洪学智。她飞快地跑出窑洞,来到洪学智面前,心里的千言万语,竟不知说哪一句!“你还好吧?”洪学智微笑着看着她。“还好,我已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护理。来延安以后,我就四处打听你的消息。”

1939年,张文和洪学智的长女在延安蟠龙出生。洪学智给她取名“醒华”,意思很明确:中华民族,觉醒吧!

不久,张文抱着女儿,随洪学智前往华北地区开办抗大分校。途中,必须穿越日军封锁线,带着孩子非常不便,洪学智劝她把女儿送给当地老百姓。可是,一个母亲怎舍得扔下亲骨肉呢?见张文态度坚决,洪学智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离封锁线越近,张文的心绷得越紧。她背着女儿,几乎是一溜小跑地跟随部队急行军。突然,张文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个趔趄,女儿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正指挥部队前进的洪学智,严肃地说:“把孩子留下吧!”张文一愣,继而着急地说:“你……你怎么这样狠心?”洪学智用严厉的目光盯着张文。

最终,张文还是含泪把女儿交给了洪学智。他们来到附近一户农家,把女儿连同5块银元一起交给了老乡,拜托说:“我们是八路军,不能照顾孩子了,如果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,那你们就把孩子当成亲生女儿吧!”

直到全国解放后,这个离散了多年的女儿才回到张文的身边。

3月27日,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洪学智上将夫人张文同志,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医治无效,在北京逝世,享年103岁。

惊闻张文同志逝世的噩耗,身为洪学智将军家乡的68万金寨人民都感到十分悲痛。张文和洪学智将军生前对金寨的建设与发展、群众的生产与生活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,金寨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恩情!

张文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、战斗的一生,为我们党、我们国家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和丰富多彩的红色基因。

一次谈话定终身

张文,1919年6月出生在四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33年2月,张文和二弟张熙汉先后背着家人参加了红军。因工作积极、表现出色,1936年2月,张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当上了女兵班长。

1936年5月30日,张文所在的红四军在雅砻江畔召开运动会。张文带着女兵班列队走上主席台,领唱了《打骑兵歌》《捉活牛歌》。

飒爽英姿和嘹亮的歌声,打动了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。

当晚,军参谋长陈伯钧的爱人何克春把张文带到供给部谢政委的办公室。一进门,看见军长王宏坤和他的爱人冯明英以及谢政委,张文吃惊地不知所措。

冯明英一把将张文拉到身边坐下。谢政委亲切地问张文:“你认识军政治部洪学智主任吗?”

张文立即摇头回答:“不认识。”其实张文参军后,在被服厂见过洪主任,还听他作过报告。

谢政委一口气说了洪学智的很多优点,王军长也笑容可掬地说:“小张同志,我和明英想介绍你和洪主任认识,你看怎么样?”

面对首长们的热心,她支支吾吾不知道说啥好。

谢政委关切地说:“你好好考虑一下,也不妨征求你二弟的意见。”

张文连夜找到二弟。二弟当场表态:“婚姻大事,只要你愿意,我支持。”

第二天,在何克春的引导下,张文走进了洪学智的办公室。洪学智微笑着站起来让座,开门见山地说:“谢政委和王军长找你谈过话了?”

张文点点头。他又问:“你有什么意见?”

张文说:“听组织的。”

母亲今年八十岁

况味人生

胡铭

母亲走了,在新年的第二天。

去年初母亲就有不祥预兆,不止一次地对我说:“你爸爸是79岁走的,今年我也79岁,恐怕难熬这一关。”我说:“尽瞎扯,您身体好着呢。”谁也没想到,状况良好的母亲一年内四次住院,到后来才诊断是骨髓瘤。

母亲家的那扇门还是那门,钥匙还是那把钥匙,进了门,一切原样子,只是没了母亲的声音。她在墙上对着我微笑,无论我怎么来回走动,那双眼睛都紧紧地望着,不曾离开过。母亲胆小怕黑,那就开盏灯,一直亮着吧。

深邃,母亲的眼神,像一条幽长的小河。

母亲出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,毕业后本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,可偏偏碰上了正遭遇政治厄运的父亲,她看上他的才华和执着劲,甩下长辫子倔强起来,不顾世俗的眼光,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里走进婚姻殿堂。

生活的煎熬,心灵的悲怆,母亲不后悔,却还是流了很多泪。她心疼丈夫和儿女,舍不得自己多吃一点,舍不得自己多穿一件。那时候条件很差,夏季热得够呛,没有空调,甚至连电扇都没有。夜晚我要承受高温的侵蚀,又要对付吃不完的蚊子,实在睡不熟,母亲就坐在旁边,两只手轮换摇着扇子,在阵阵凉风中我才安然入眠。

父亲不太识人间烟火,很多事都不知晓,无论到什么地方,母亲都相随同行,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母亲还是父亲事业上的好助手,誊抄文章,铺纸研墨。

七年前父亲离世,母亲心中的一座塔倒了,三四年之后,才慢慢走出阴霾,脸上多了笑容,脾气也好许多。没事串串门,和退休的老同事们聚聚。每天早晚散步两次,都从我家门口经过,早看我的车子在不在,晚看我家的灯开没开。

病床上的母亲,遭受癌细胞的疯狂肆虐,痛苦而无奈,不久即陷入昏迷状态。我坐在旁边,握着她那枯瘦的手,给以血脉的温度,给以精神的慰藉。无声的言语在心里传递。

母亲那粗重而急促的呼吸声,我真的不想听,却又听得如此仔细。唉!焦急与欣慰并存,焦急的是,痛苦不堪还得再忍受,欣慰的是,毕竟生命还在延续。

12月31日,我和妻子在医院陪母亲共同跨年,在我看来,这一天竟是那么地神圣。夜深了,我们读着时间,读着母亲的心跳和呼吸。我好希望她能再微笑一下,亦或是骂上我们一两句。倒计时,10! 9! 8……我在心里敲响了新年的钟声。

母亲是在吱吱作响的薄冰上行走,那冰如刀。次日下午5时停止呼吸,留下身躯,灵魂轻轻随风而去。我相信,天堂有两个老人正牵着手,说着悄悄话,不再孤独,不再劳累。

“胡门雁来红”是母亲的微信名,因父亲喜画雁来红而取此名。雁来红是种植物,叶片猩红如染,鲜艳异常,它有很多别称,但我最喜欢的是“老少年”这个称呼,这是我的念想吧。

生命的路上,母亲艰难而行,硬是挺进80岁的行列,也破了她心中的一道坎。母亲今年80,明年81……

一家资助特困生

离休后,一直关注老区建设的张文,将视线投向了贫困学子。1995年1月,在一次家庭聚会上,张文提出资助特困大学生的想法,儿女们热烈响应。

很快,北大给张文送来了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山东等革命老区的8名特困生的资料。于是,张文和洪学智一人资助1名,儿女们也每人资助1名,并商定每人每月资助100元,一直供到他们大学毕业。1997年春节,张文和洪学智还把这8名特困生请到家里来吃饭,鼓励他们发扬革命传统,努力学习,立志成才。

后来,这些大学生有的读了研究生,有的当了工程师,还有的出国留学深造。但是,不管他们走到哪里,都一直与张文保持联系,经常来信、来电,问候张文及其家人。

一切文物捐故乡

2006年11月20日,洪学智将军逝世后,张文和儿女们一起对洪学智一生留下的革命文物进行了清点。每一件革命文物,都是洪学智人生一段历史的见证,背后都有感人肺腑的故事。张文和儿女们商量,把这些文物捐赠给金寨县革命博物馆。

张文说,金寨是洪学智的故乡,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,这里诞生了12支红军队伍,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发源地,是名副其实的红军摇篮。把洪学智的革命遗物留在金寨,对于研究金寨的革命历史、发扬红军精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2009年4月23日,张文把洪学智留下的644件革命文物,连同自己的“一颗心”全部捐给了金寨!

现在,洪学智纪念馆不仅是金寨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场所,也成了金寨对外展示红色历史、宣传革命老区的一张亮丽名片。

三年来,在疫情发生时,或者在疫情平静期,扫安康码是人们出行时的口头禅,安康码已成为疫情期间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我手机上安康码常绿保持了三年。

今年清明,我提前一天驾车回老家,在蓬茅丛生的先人墓前祭祀哀思,接着匆匆赶回合肥。下高速公路口,我做核酸扫安康码和行程码,一切正常。

时隔一天,安康码变黄,显示我是时空伴随者,经咨询知晓什么是时空伴随者,800米乘以800米的空间范围,我恰巧与阳性症状或无症状感染者有过时间上的交集。

我所经过的道路与疫情实际发生地南辕北辙,怎么无缘无故地成了时空伴随者?

我申请转码,将出门时与下高速做的仅隔一天半时间,两次核酸阴性报告上传平台,耐心等待申报结果。第二次核酸采集我做第二次。到下午四点多钟,就查到了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,速度之快令我难以置信。

我心存忐忑,在转码申报平台上申报,晚上睡觉前不由自主地查了一下安康码,变绿了,从申报到转码成功大约四个小时。

行程卡带星时间几乎与绿码变黄码同步,行程码带星有行小字特别进行了说明:14天内到过的城市为疫情中高风险区,但实际并不代表去过。虽然我阅读的说明主体本身并不能代表是还是否,但还是认可它带星的合理性。

当周省市疫情越来越严重,合肥也零星地输入阳性感染者,防控措施越来越严,行程码带星已经不能乘坐地铁,进出小区也要扫两码了。

在行程码带星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后,我安心地宅在家里,自觉地开启静音模式,选择在午后,外面人少,戴上口罩去小区空旷的地方走走晒晒太阳,享受春日暖阳。

14天后,当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行程码,过去显示14天到过的该市消失了,只剩下了自己居住的城市——合肥市。我到社区核酸采集点再做一次核酸,等阴性结果出来后,又可以自由出行了。

在这场疫情的战斗中,不知道哪天又是开始,哪天才算结束,两码的作用功不可没,什么时候行程码上带星的说明更加肯定一些,也许这才是防疫上的真正精准!

『两码』的事

七彩时光

苏延根

“党旗礼赞”征稿启事

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,展现新时代、新生活、新风貌,安徽工人日报副刊将推出“党旗礼赞”专题。现向您征稿:作品应以独特的视角,个体的体验,记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江淮大地繁荣发展的历史巨变、江淮儿女砥砺奋进的伟大实践,书写身边的英雄模范、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故事。文体以散文随笔、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为主,字数在2000字以内。投稿邮箱:tianxiawenhui@163.com。

老范的“好人”之名,在古城北部的畅园社区是出了名的。

老范名字后一个是敬字,听上去有几分女性味道,生活中却是一位结结实实的“大老爷们”。我认识老范有10多个年头了。我们两家是楼对楼邻居,都在部队的“大熔炉”里生活过15年。相同的经历,话题自然多了些。

早在2007年,老范爱人被查出患有尿毒症,需要长期做透析。当时的老范是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住上海的片区经理,事业蒸蒸日上。面对突然变故,老范没有犹豫,毅然申请回到合肥。一边继续从事之前在单位的售后维修工作,一边照顾病中的妻子。那段日子,每天送妻子去医院,给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做饭,还要兼顾工作,忙的跟“陀螺”似的连轴转。好在单位对老范关心有加,有些工作让老范带回家做。单位对老范的信任,也促使他更加努力地工作。在妻子患病的那些年,他不仅没有因家庭事务影响工作,反而年年有突出表现,先后获得过“市级劳模”和荣登区级“好人”榜。

退休后的老范没有闲下来,除了每隔一天送爱人去医院之外,就是在他的小库房里维修那些小电器,并做起了网购。在网上售卖小家电零配件,成了老范日常的主要工作。老范喜爱一边做活一边唱歌,时常有激昂亢亢的老歌、红歌从他的工作坊流淌而出。

开网店的这些年,老范为邻居义务修理电饭锅、微波炉、取暖器等小家电,自己也记不清免费修过多少电器。在老范的悉心照顾下,范嫂患病的这些年也有了大变化,每天去门口的超市买菜,跟一帮牌友们打打牌,生活得有滋有味。

喜欢喝酒的老范,每天晚上都要“整两口”,一边喝着酒一边跟老伴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,那股温情和惬意随着酒香慢慢弥漫开来,氤氲而又温馨……

好人老范

如歌岁月

甄长虹

家春秋

职工 韦开龙 中国书协会员

喝茶 潘有刚提供